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七至七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三十四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七

宋 晁補之 撰

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公諱端仁字堯民世家開封後徙鉅野贈工部侍郎諱迪之曽孫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而贈左銀青光禄大夫諱仲參之子也母公孫氏濟南郡太君公兒童知

學問如成人通易春秋洞達世務尤妙於詞賦曄然為山東名進士再從鄉書皆舉首聲動京師翰林學士滕甫知制誥邵必見其試文而驚時英宗諒陰罷臨軒遂由別試第二擢甲科而公文實第一以宋渙知名太學而躋馬塲屋洶洶為不平初調常州司理參軍聽決明甚嘗以事請逮宜興豪守王說長者吏益豪狀白即訊公聞走詣說告所以逮者吏猶白檄已去公怒叱吏曰檄固守出守改檄不可耶卒逮之說由是知公前守

陳襄大興學為東南冠至是公以掾兼廩食事而士從公講授常數百人丁銀青憂銀青精吏道卹民隱初通判舒州上書言馬當山羅刹石之險請鑿秋口浦椒陽渠以避之報可而歿公護喪浮江會王荆公在金陵遽往請銘荆公一見而知之又荆公嘗佐舒其事葢昔所欲興而不果者也為作銘特詳銀青因益顯免喪調壽光縣主簿師清獻趙公抃未入境即以學官薦之時熙寧四年也初遣使察訪諸路而京東已命鄧潤甫呂升

卿兩人素非知公亦首辟之既見乃知出荆公意也然公詳重論數不合故已事不遷久之以定陶丞為兵部主簿改著作佐郎充河北糴便使句當公事遷秘書丞初修官制預討論者皆一時文學士而公在選中時尚書右丞黄公履為御史中丞又以御史薦公既名對而宰相王岐公以姻嫌罷之然公既抗直喜事人亦畏其在言責者㑹再遣使髙麗議以公為書狀官往見岐公未及語岐公曰豈以母老憚海行乎還朝為館職有故

事矣公曰非為是也顧事有細而繫國體者頃豐稷嘗以此官往矣高麗使者欲令稷庭謁稷不肯使者雖降揖而竟不容之時稷猶選人也今用朝臣往見其國主固容也而其使者欲不容之可乎願絕此儀即往岐公難之而止除太僕丞丁濟南憂免喪充廣濟河輦運而局在鉅野日從親舊宴語殫其俸為食飲費廣濟輸穀羨應賞不自列改提舉河北便糴糧草計辦如廣濟時又改提舉江淮鑄錢事以遠丐罷得知沂州治尚安静

前此民或不知吾守誰何而公治近民至耕夫牧兒皆能言吾守晁公或圖其像藏之考課以最聞召對便殿哲宗迎語曰是嘗與呂大防爭河北事者耶公徐對曰臣嘗任河北便糴尚書省以白劄子改鈔法此臣職事且干邊計故嘗論列而止非與大防爭也因復從容論時事得失哲宗皆嘉納復以為提舉河北常平等事代還執政曰積粟充然不按吏何也公對以職在農役不敢以是為先執政不悅乃知壽州又改知曹州考課復

第一上以彰信節度即位吏民爭言吾軍上龍潛地皆求貢覬非常恩以是動公公曰吾以守臣恩任子非常矣公等自為之乃獨以上在邸時諭戒吏民之語刻石上之詔改興仁軍馬故人子得疾京師殆語僕曰以我之曹南晁守及境而死吏白應視屍公不許而為治喪還其家名為金部郎中會常計句隱伏出餘羸號稱職而論事正色數不屈其長適有江淮使者來見之愕然私謂曰郎中啟事尚書乃爾耶公曰人復有惷如我者

乎即上章求去改主客郎中而公又不願留乃知徐州改襄州蔡州皆未行偶執政有不合而罷者宰相疑其異巳故數徙公而公故倦游對客時誦淵明歸去來詞浩然無意於世矣俄乞致仕得請而公亦感疾以崇寧元年七月丁亥終於家年六十有八即其年十月辛酉葬於濟州任城縣之魚山自佐著作九遷為朝請大夫勲柱國服五品娶葉氏錢唐縣君前卒五子損之兖州龔丘縣主簿泰之單州城武縣主簿譙之太廟齋郎其

第二子臨之第四子渙之蚤卒渙之幼奇警公痛傷之一女適單州單父縣主簿李公濟孫男八人公美公善公序公瑾公儀公琬公惠公琰孫女四人長適曹南董秸次適同郡李相如次適富春孫尚賢幼在室公事親孝豈弟老於文學以糾宗睦族為志不設機械而喜導人於善人亦多愛之其亾鄉黨皆為之流涕焉有易論十卷文集十卷而於易尤致志其說七日來復八月有凶義特妙詞多不載初公少日與今尚書右丞范公純

禮俱學許昌又與故門下侍郎李公清臣相從毗陵皆厚善范公與其善論事李公嘗謂其不愧屋漏者兩公同時秉政而公為郎終不倚以進豈非賢哉江南黄庭堅有美名尤厚公其詩曰慇勤均骨肉四海一尭民黄亦不妄與人者也銘曰

楚人有言何方圓之能周孰異道而相安葢不齊者物之情而齊之實難士有志業所蘄者時豈無其時從古異施往追吾亾歧又有歧捨旃勿從則又後之公逢世

治童冠有聞欲任士責以其一身譬彼大木工師既求斲而小之則惟匠尤中和之行果達之才濟以其學文詞孔偕名而罷之時則有命去彼取此惟恬不競惟恬不競能樂若此不施其邦亦施其里彼汙得志惟厚爾顔我忱不怍有魚彼山

朝奉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陳嬀姓舜後滿始封陳至完有齊其裔徙泉州仙游者曰郁有文學事王審知為諫議大夫郁生榮緒以勇名

福州歸於錢氏而僎為東府安撫使治福州奏榮緒司
馬復徙明州象山世亂子孫因不仕而其四世孫曰大
雅工為詩而甚好義嘗舍逆旅遇之遠官病壍死者倒
囊濟之留閱月病者去迺去尤為清憲趙公扸所知而
年八十有八竟不用用鍾其慶於君以君登朝累遷通
直郎配丁氏封仙源縣君繼劉氏封仁壽縣君而仙源
實生君君諱輔字安國四歲喪仙源哀慕如成人七歲
誦書百卷能為人言其意中嘉祐二年進士第授挍書

郎司理濵州部使者郡守爭欲出已門下遷義烏令尉王錫輕且專一日無罪鞭其隸十輩皆不服譁然欲起君聞往候錫徐數隸罪収去錫曰微君殆不濟雙林傅大士道場歲輸供至二百萬緡提點刑獄元積中欲盡以助公君持不可猶取七十萬然雙林賴是不為墟民有以財雄其里中私貨禁物者君忽出令曰往某民室取某物幾何民不得逃物若合契咸以為神秦固監兵潤州其子勉君妹之壻也勉死家常有怪擾人會君道

潤止固家三日閴然君適登舟怪已復遷忠武軍推官知武當縣縣瀕漢數潰隄君教民以大竹絡石爲岸高五丈方冬下之明年水至無患武當山有諸葛孔明廟俗以清明數百人爲社祠神以侈相夸或格鬬死君因其俗加約束爭爲哀改著作佐郎知安吉縣歲飢籍富家出粟食流民所活以千計將代民詣郡及使者言古之循吏所去見思我曹於陳君不待去而思思其將去而不樂也使者知其才命攝華亭且俾求前令張若濟

罪君不願使者怒徙攝壽昌日與其僚飲酒尋山水作
詩百篇卒以縣小為官樂冠之時王介守湖請使者曰
安吉不可以無陳君也迺得歸道聞其繫囚衆以旦至
邑遽閱牘有競渡毆人死至繫百人者且情得矣即械
應法者于州餘悉遣至莫庭為虛人讙舞天目山水溉
一邑其附山六鄉為防專利而下二十一鄉請決隄主
簿劉璹視之千餘人擁璹鬭隄下璹走還君徐以他事
至旁佛舍召六鄉老人諭散之與約決隄三日慰二十

一鄉民老人唯爭趨令而溪悍猛既決則三日不能復下鄉用穰朝廷初以七十五等定家業均役錢使者屬君立浙西法而翰林沈公括方察訪二浙遽言於朝挽與俱遂推其法浙東部使者交薦監杭州市易務兼市舶司以勞遷祕書丞太常博士服五品差通判信州未行丞相蘇公頌方尹開封引以知左軍廵判官事又差通判揚州或欲穿渠龜山南徑洪澤以避淮波者疑下有石不可鑿使者復屬君君言可鑿渠成民便之遷屯

田貟外郎改朝奉郎管句京東排岸司時托西疆又擢
通判秦州未行權度支且用矣會有以君揚州糴寄杖
事為言者由是罷去拘催兩浙市易貸錢繼丁仁壽通
直憂服除管句成都府轉運司文字有飛語井研令申
宗道取井户金會宗道在府使者遽遣捜槖得金盛怒
欲自掠訊君言匿名書勿治而金何必井户物茍未白
以屬吏可也後所司言金有從來王子文霍唐臣張堯
士趙衮以治郡㠯狀得罪詔大中大夫以上以歲舉堪

知州一員令門下侍郎許公將首以君應詔差知邛州事丞相呂公大防范公純仁亦寖知君復欲用矣會君以疾致仕元祐四年十一月庚午卒以某年月日葬於某縣某原娶張氏徳安縣君有淑德先君二年卒二子琦瀛州推官知臨江軍録事叅軍珌舉進士志藝甚修而琦問學有才智幹其蠱者也三女嫁朝請郎曹易西頭供奉官曹暟左侍禁曹習而習妻蚤卒孫男伯犀仲寔女一人君為人豈弟敏彊會親族喜賔客輕財重義胸

中洞然少貧賤刻意於學夜不寢牀置足水中以警寐故蚤以文辭有場屋聲東明劉温奇之使其子槩等師焉槩後試禮部第一知名云銘曰

以此其志則無不可成也命不與期以此其才則無不可能也位不得為何以信此於時耶曰有大君子者數人焉皆知之君尚何悲

朝請郎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元字舜弼其先大名莘人也尚書兵部侍郎

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諱祐曽祖也尚書兵部郎中贈太尉諱杲祖也通議大夫贈正議大夫諱端考也正議前夫人李氏文安郡君後夫人李氏華原郡君而君文安出也王得姓於周大於漢迄今多公輔顯人而大丞相魏國文正公諱旦道德忠義勳在王室為本朝第一故家城東民慕而不姓之曰城東太尉公之從祖也其子孫蟬聯珪組文學政事直諒多聞隱然為國名臣者往往而出相望也而君幼讀書業進士以世

父天章閣待制諱質任為郊社齋郎再為主簿蔡氏醴泉年尚幼即以才稱故樞密副使薛公向轉運陝西首薦其能監鎮戎軍折博務鎮戎當衝要路交易夥它郡嘉祐末以鈔法害之逮君領事入復羨以勞擢大理評事知唐縣事神宗即位遷光祿丞又遷大理丞充德清軍使兼知清豐縣事清豐介澶魏戎使往來之道故頃錫軍名以為重而部使者不察議撤其額君為言朝廷本所以命此令不可易之意使者為沮止而君亦不嫵

忤其意也浮屠甲者與婦人忽夜懐鼈入其室折婦人足而婦人倉卒不知誰何也君陰訊其故物色而擒之甲伏其罪人以為神遷太子右賛善大夫熈寧中安南用師為江淮荆湖六路計置㸃撿催促軍器時平久東南兵備尤弛戎器取充數而已方事急詔大臣擇才吏以往而君用樞密府薦云水浮陸轉軍興得不乏以勞減磨勘月日賜五品服監在京倉遷殿中丞改奉議郎為國子監主簿遷承議郎哲宗即位遷朝奉郎通判應

天府事以親老不赴改監左藏北庫遷朝散郎又監元豐庫繼遭正議華原喪服除迺以朝請郎知澤州事始至擒衣冠子之尤無良者數輩寘諸法城中大𢇁父老憂其去也數十百人詣使者願留會歲旱躬禱於桑林既還即雨而犯暑得疾遂不起紹聖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九初君之罷清豐也當途知其可用矣顧正議華原春秋高不可去定省即求莞庫閒局葢家居二十年不外遷或勞之君曰吾以華髮奉親膝樂甚去

此九遷不顧也其侍親疾晝夜不解帶其庶乎傳所謂以愛孝者非耶為人敦厚疏通不設町畦博綜技藝有家集十卷所遊多一時君子長者娶趙氏仙源縣君再娶晁氏壽昌縣君仙源前君葬十一年矣初君愛其弟大理丞忖忖之亾窆近仙源卜者曰不利於君君曰我且死不可以遠吾弟也卒不改嗚呼難矣男六人曰穀朝散郎曰坦將作監主簿曰發曰通曰穀曰轂坦通皆蚤世而穀號能吏累贈君左朝議大夫發轂轂皆舉進

士自立女長適霸州判官劉唐欽次適進士焦禧次適率府率宗室子颿次適下蔡丞李士衮次適西頭供奉官賈佾次適襄州推官皇甫侁孫十一人其名在晁夫人之誌將以崇寧四年十月癸酉葬於開封縣大逷村之原從晉公兆也穀以壽昌君於補之為從姑知君詳來求銘銘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民社稷其施如此有賢朝議生于大家積善之藴粤忱不華為親忘寵居二十年以弟

愛故卜違不遷是亦為政云胡不然魏公之封名則可大惟原大邉名亦斯在何以似之惟餘慶吾賴

仙源縣君趙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公諱元之夫人趙氏開封府開封縣人条知政事諱安仁之孫司農少卿諱慎微之女生十六年歸王氏以德容稱王氏故丞相家姻黨數百而夫人亦名家女以妙齡執婦道事尊章睦姒娣撫幼卑咸適閨門愛譽無間言舅正議姑華原君年已高

而華原又多疾皆意安夫人華原非夫人所和藥不御食必夫人視甘酸節乃饗或通昔侯轉側涉旬不捨匜帨因以得疾而忍不言也華原愛其季女夫人能奉其欲無不至人以為難焉嘉祐八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時朝議官鎮戎正議華原聞訃哭之慟後朝議通籍乃追封仙源縣君男六人毅坦發通轂轂毅令為朝散郎號才吏幹其蠱者也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葬朝議于開封之大遑村以夫人祔銘曰

十六而嫁在歸妹卦抑長非娣亦良其袂三十以亾在爻能常常德不亾從一而終居為淑女行為令婦亦可以無負矣

壽昌縣君晁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君諱元之夫人晁氏開封府開封人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挍理贈金紫光禄大夫諱仲衍之女也妣頴川郡夫人王氏朝議前夫人仙源縣君趙氏而夫人為繼室晁氏自文元公以道德文章

為世儀範而文莊公以忠亮位丞弼家聲熀然夫人恭
順懿和為晁氏賢女王氏令婦舅正議姑華原君春秋
高朝議以親養從冷局二十年夫人躬儉素以致甘旨
温毳舅姑安之族人以其久而不倦為難也累封壽昌
縣君元祐八年三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三男曰殺
朝散郎曰發曰敿曰轂皆進士餘蚤卒見於朝議仙源
之誌云孫十二人仿蚤卒俁休伋侊俅儼普博冠隆降
敎等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葬朝議於開封之大邉

村以夫人祔銘曰

惟晁與王家大名澶文正文元卿士蟬聨以元宗女嬪正裔子生宜其家沒有後祔亦可以為榮矣

刑部侍郎杜公墓誌銘

公杜氏諱紘字君章京兆萬年人後徙濮州鄄城曾祖尚書司封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贈刑部侍郎諱堯臣妣永安縣太君馬氏繼萬年縣太君馬氏祖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曽妣彭城縣太君劉氏考

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諱彭壽妣太寧郡夫人朱氏公少頴邁知自彊於學問一上中進士第調深州司法叅軍丁朱夫人憂服除為永年縣令歲飢民將徙公悉召父老語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飢民喜曰如令言尚何行廼悉與印券使貸於兼并家約歲豐償即不貸若償不如約令能治之於是民咸得食無徙者會明年稔民徳公皆先期償時熙寧二年也神宗方側席異才即名為大理寺詳斷官無刪定編敕改大理

丞權樞密院宣旨庫捡用官未幾擢權判尚書刑部丁
特進憂服除遷太子中允捡詳樞密院刑房文字兼修
武經要略詳定將官敕又提舉晉汾州義勇保甲嘗從
容對上曰陛下寓兵於農臣愚不足以知然臣有不能
默者因條十餘事上初未俞後卒知公兼判尚書兵部
兼提舉樞密院宣旨庫遷太常丞復以職事對翊日上
語宰相曰杜紘論事明白朕甚嘉之然未果用也鄉人
前貴溪丞馬隨來調京師病逆旅且死公聞往視即載

與歸名醫冀全之隨病卒公哭之哀為治喪第中或以為嫌不卹也擢攝正中書刑房公事提舉中書制敕庫兼修羣牧司騏驥院敕復權判刑部奏事面賜服銀緋每議獄必傅經以決先是民間女幼許嫁未行而養諸壻氏者曰養婦會有殺養婦以誣人者吏議如婚法公曰禮婦三日而廟見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故律謂定婚夫犯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其未成婦則禮律之所有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

懦不行法輒以疑讞且非殺人則可殺人而以疑讞是縱民為殺之道也昔羊舌職曰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荀卿陳王道之本亦曰民無幸生夫為政而下數幸欲盜之奔秦難矣請治妄讞者不從差接送伴北朝正旦使改奉議郎除刑部郎中蔡興幸省還承議郎哲宗即位遷朝奉郎又遷朝散郎為夏國母梁氏祭奠使時彼初修貢入其國禮猶倨迓者衣毛裘邀王人以朝服覿設王人座蒙以黪且不跪受詔公持不可彼猶自若公

曰天王以國母喪遣赴甚厚今不可以不如禮乃懼悉
從公言差詳定元豐敕令格式又差按成都等路茶事
以修書不行會夏國以汎使來請復土疆又差公押伴
而使者欲入見自有所陳公遽止之使者語頗不遜公
念初不之制且生事即謂曰國主奏乞具在表章回詔
必自有指揮況此大事也朝廷豈因使人口語便為可
否乎隨語隨折之意小屈畢見不復敢言擢右司郎中
俄遷大理卿又論元祐德音赦文闘殺情輕減等今寺

議一切以減等法從事雖朝廷不以為然吏猶守此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焉德在上也今使朝廷持殺有司主德君臣之職於是乎紊疏上不報時邉臣襲鬼章青宜結生致闕下詔公鞫問公習知戎情雖黠不能隱故其國中詭計悉得上甚説遷朝請郎丐外官除直祕閣知齊州治尚寛厚不設鈎距町畦崇善良别材能人親附之然遇事濬發故小人亦嚴憚凡訟者必呼使前為一二别白欺者輙按牒語

之曰汝情若是吾知之矣不願竟者亟去太守恕亦不汝窮也欺者即以手加額拜而走人以為神徙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司公事治如齊人尤愛之復名為大理卿因言唐鄧土曠可積穀陝西常窘兵食若養兵唐鄧間以備西戎徑商於距邉略與陝西內州軍道里等平土易運用以飛輓利甚博事下本道議者不達遂寢擢權刑部侍郎賜服金紫復丐外官除集賢殿修撰充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先是歲轉東南粟給京師益七

百萬石吏習於無事弊日積公盡條上之事頗施行又言京東河北飢即轉淮南米振之清河歲漕輸常後不惟名惠實費又并受其弊可别為淺腳船隸京東轉運司而俾發運司歲以諸路上供錢和糴無問豐歉以淺腳綱輸京東沿流倉積之并待河北緩急之須豐則使兩路償如直不行改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司公事汶號難治繫囚至三百人或歲餘未決者公下車旬日剖判立盡屬令趨府持其縣之疑事請即書尾曰如是

如是情法皆當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吏伏聽命取充貟而已再召為刑部侍郎或言公守齊時嘗坐有司失入人死罪命遽寢復知鄆州一夕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且為變者城中大恐俄而草塲白晝火幟中一事也衆益洶或請大索公笑曰賊計正在此兾因吾洶迺發爾奈何墮其計中諸公第默吾知其無能為也久之獲盜殺防送卒者驗之姦民馬安上等為此遂伏誅因急治境中盜盡得其囊槖姓名牓購之盜不得容皆遁

去復徙知鄧州老稚扶擕迎於道相語曰我舊使君也
請為公立生祠不行改差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
事感疾卒元符元年八月十二日也以二年四月二十
二日葬於開封府祥符縣臨黄村之原前夫人耿氏永
年縣君後夫人朱氏長安縣君子欽益前襄邑縣主簿
欽晏尚幼女長適前澶州司理叅軍韓璉次適新單州
録事叅軍王檻次適承事郎知韓城縣事張秩秩妻蚤
卒公性至孝親喪毀瘠過禮與伯兄修撰公俱知名謂

之二杜閭門主恩而嚴事修撰公加於人數等修撰公訃至時在汶上哭曰兄教我成我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會以貳卿名而其孫開適奉柩歸葬祥符迎於國門哀動路人既事之明日會復還汶上或以為善兄弟所感云開奉寡嫂寄潁昌公悉俸錢給之三當任子再以與其兄之子欽舜及兄之孫君溥而君溥者欽舜之孤也或謂公自有子若孫奈何公曰君恩當以長幼為序故逮公沒而次子一孫俱未命焉公為人清慎而中曠

達不窴纖毫與人傾倒無不可而至發於事則毅然不可干以私好酒不能劇飲而客至欣然與同醉醒喜山水為州有勝處必造行遇蟠木巨石必下取酒使客自酌悠然遐想無復軒冕意好讀書雖老不倦尤長於禮經好檀弓文常仿其語法顧喜論兵而未嘗試也詩辭瞻麗尚氣格至表章述事與書記尤翩翩也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卷易說數十篇既屢修敕令嘗言配隸與編管太密祥符中其科四十有六後稍益至三百四十

有餘科人得自新者寡因悉裁其法益省一百二十有餘科初公請治讞減者論有司主德非是人皆以為深至是人更以為恕云銘曰

於昭神考文王之文亦不已思皇熙寧秉文之德此多士如川之增則不可旣遺其嗣展也杜侯奮熙寧初為已試宜御常伯時周士貴惟其似下猶於張龔黄愛人漢循吏其身不競以篤斯祉其在世

奉議郎致仕崔君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博陵崔君承之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卒未葬也其孫禮來求銘曰我先君生十歲我大父母下世自傷其提孩孤也號泣三年迺日夜自學問如其親之存用以成人得科名既官不偶即解其印紱去閒居讀書勸鄉人為善以壽終魯人高之咸謂其君子且知止其生而不遭命也其歿而不傳則禮實不肯穫也禮為停殯側名亭曰罔極春秋祭祀哭亭上惟慢葬是懼敢以是私於下執事補之曰孝哉自補之初偕鄉書竊

好與魯諸生學士游嘗已聞崔君賢迺叙而銘之君諱

眖承之字也齊丁公伋之裔食采於崔者漢以來益蕃

故有雙邯寓金東西南祖中祖别派而博陵清河之崔

最顯後散處四方自唐初修氏族志猶第一而君曾大

父廷温隱居安平安平蓋唐志博陵裔然不知何祖出

也避胡南徙瑕丘廷温生繼榮贈大理寺丞繼榮生子

良贈朝奉大夫君考也大夫與其兄之子知侍御史雜

事暨俱進士起家大中祥符間至君世其科則嘉祐二

年也而瑕丘之崔始大君初調沂州司理叅軍再調陳州司法叅軍咸以能稱用舉者遷全椒令又稱治考滿不遷喟然嘆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此故吾家始立在藍田時語也吾又倦游土思安能如丞屈於不已知漫不省事即謝病去以祕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於時年六十也其掾沂州使者檄校士東武東武士豪喜構塲屋訟異時主司畢事出或遮道問誰何不合或裂牓相詬詠主司恐為中夕張氏名州遣衛迺得去人語君故君

不卹將出闢户衆洶而前鬨堂下索牓君徐語吏示之

曰某第一某次咸相顧若厭者君即命冠帶騎而去而

所取第一者後貴為宰相則故趙公挺之也其掾陳州

守侍讀范公鎮最厚君君議法多附經平反范公大儒

春許可察君知書長者欲奏使教授諸王宫君辭寒士

不足範宗室貴者范公嘆賞迺以治劇薦之其令全椒

以其家居諄諄語其子弟者語其民使知孝弟力田相

親睦故訟少盜衰初君常自痛祿不及親既告休以恩

遷奉議郎勳飛騎尉服五品累贈其考秩大夫妣任氏金華縣太君因愀然語人曰吾無它時奉檄歡今幸以登朝貢往者哭告吾考妣墓不恨矣配馬氏仙源縣君繼時氏旌德縣君皆前卒三男子禮藻禔皆舉進士藻前卒二女子歸孔夔孔㲉夔趙州司理叅軍㲉進士諸孫男女十四人卒後八年大觀元年閏十月壬寅葬兖州龔丘縣萬歲鄉之三埠村其先塋之南君為人敏達莊重言行不欺為鄉閭所推許其學喜言經工為詩賦

蚤有名譽所嚴事徂徠石介善姜濳顔復皆魯儒知名士與相切磋論議又自以其學教授子孫族人卒有名第修立家故饒裕而澹泊無聲妓娛貧無食病無醫藥死不能葬者皆從君甚有恩杜門蕭散忘懐得失年八十五迺殁故魯人高之以此補之嘗謂士之奔競始於尚科舉唐以來士相教語曰速化俗貫習久不復止童子足始踐場屋則增其年曰可蚤入仕稍長則更損焉曰休老尚可引歲月如君蚤棄事家居二十五年死而

曰不恨補之不能知天下之遠何如此吾東州所未有何必它奇節異行然後為賢徒使人相謂知止亦足以愧窘拘之士什伯矣是宜銘銘曰

道何必遠入孝出悌可以為宗族師藝何必多餘力學文可以為一世資惠何必及天下修之身可以為政事施其大既師其小亦施抑八十五而歿其又何悲

雞肋集卷六十七

雞肋集卷六十八

宋 晁補之 撰

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晁君墓誌銘

府君晁氏諱端中字元升漢大夫錯之後後家開封又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尚書庫部員外郎通判鳳翔府諱仲偃之子庫部前

夫人許氏後夫人劉氏而府君劉夫人出也封長壽縣君府君生警悟好書十歲能為古詩草聖奇異庫部尤鍾念其失怙恃也年始十五矣人意其幼驕而難其驟處約也而府君悲哀折節如故寒生間關自力竟為東方名進士而文辭雅不追世好故累上迺中第初調趙州平棘尉盜去境民安堵遷雄州防禦推官知潁州沈丘縣事將行而以疾卒享年五十元符三年四月庚子也即其年五月辛酉合祔於任城縣呂村魚山前夫人

胡氏之穴胡氏知書能詩先府君歿二十二年矣繼夫人閭丘氏淑慎宜其家二男三女男保之付之皆舉進士自立女尚幼府君為人豈弟𢀸以自牧而倜儻尚義不事小節文史筆墨之玩甚於嗜欲好酒喜山水嘗誦李白語曰偶棄扁舟一日千里忽遇勝景終年不移人亦以為近與人交傾倒無不盡仕宦作業得少為足類馬少游之為人詩文草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江南黄庭堅嘗見其所作而歎曰永懐而善怨蔚然類騷庭堅

未嘗以此許人也其在平棘守李陶作樓於汶之陽府君賦焉陶刻石樓上後補之見之曰賦雖小道然屈宋遠矣文詞之芳潤至相如子雲而極左張壓壓乎斬富而更窘曹植欲返其波瀾而不能也汶陽樓之作有心哉漢之上乎若親見子雲不能動人則補之之所不能知也府君補之之季父少長同研席其銘府君不求諸人而補之自銘之亦府君之志也銘曰

論世莫近於唐而唐以文侈何必其大者若郊島馬傳

矣目賤耳貴藍田之璞以為塊東家尚爾而況迺雄輩虎炳不玩以遠莫馴山雞鏡舞則惟近人吁嗟吾季父以遠沒身雜蓀茝以為詞兮以慰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兮則吾不既已聞尚遺此後昆

殿中侍御史趙君墓誌銘

君諱祐字壽臣其先趙州平棘縣人殿中丞諱符之曾孫太常博士諱昉之孫而尚書都官郎中諱盛之子也家世以財雄邉州國初北方用師博士悉以家財助官

軍逐冦趙人賴以全自都官始葬磁州滏陽縣因家焉

君幼警敏不戲弄稍長學通洽中天聖五年進士第初

調冀州司理考中囹圄屢空改雍丘尉轉大理丞再知

長垣臨邛二縣事用舉者擢知威州事威近蠻苦侵剽

君下令毋先犯蠻蠻久感悦至相帥拜庭下遷殿中丞

通判相州事相守資政殿學士張公觀竒之曰郎廟具

也會改守鄆即奏君通判鄆州遷太常博士時賈公昌

朝為御史中丞言君方正擢監察御史彈劾不撓仁宗

眷待之言楊崇勳以恩舊位將相判成德軍其子宗誨受民金崇勳因為釋民罪事發崇勳猶為營奏既逮捕宗誨崇勳又篡取之君言闕庭至近崇勳恣横如此臣聞制使李宗易有奏報繼遣种世材就問崇勳但卧閤延制使入對不合鹵莽臣請選使臣以禁近送崇勳就對念以其嘗官樞庭務存大體猶望與一散秩許令致仕上深然之保州卒叛閉城拒守朝廷初遣中使招撫繼又發兵攻討君言保塞近敵境偵邏日至今發兵速

破則謂我怯壘不固未下則謂我戰士無勇使遂克之老幼魚肉帑廪灰燼可卹也又聞已遣樞密副使富弼宣撫河北龍圖閣學士歐陽脩為都轉運使宜下弼脩倍道走城下曉諭歸順不可淹久啓敵人窺覦之心生逆黨變詐之計或叛兵有邀請亦務俛從事定自可裁剸上優納之而鄭公文忠公卒平保州賈公為參知政事君引嫌請外官遂以監察御史知棣州事仍不廢言事俄遷殿中侍御史興利除害州以治參知政事王公

堯臣引為三司户部判官恩得任子以與其弟禩補郊
社齋郎時虜通遼耗朝廷難奉使者假君朝散大夫守太
常少卿充接伴北朝國信使還經趙宴其族人語曰終
願復為平棘人與族人處因以錢二百萬為貧者營產
既還遣視汴口陞辭上曰卿此行歸當峻任卿而君得
疾汴口既還卒慶歷五年四月六日也年四十有五上
聞之歎息曰趙祐迺止此問誰後者賈公以嗣子滋聞
而有司白君遺奏不應錄子上曰與太廟齋郎君平生

以建明時事為已任言多為民自佐郡為州至官臺省內外如一嘗疎決刑禁河北鞫獄陝西既畢皆以其道所見利疚聞允切於事者六其一慶歷二年星變又春大旱上避殿寅畏敕寺觀為道場齋醮事君言過患未寧民力重困此聖慮所宜先軫者也佛老亦化民趨善然未聞遂以此答天譴也其二河北配糴民粟至二百萬石民蓄轂盡籍加督責户不聊生君言陳新未續恐轂翔貴轉致流亾民為邦本不可忽也請俟秋成聽民

自入粟其三京東水患令民分塹田畔以走水因其土

為防植本防上君言民田有多寡而塹深濶若一可施

之廣不可施之狹請下田欲塹者從民便其四鄆州户

輸乾食鹽錢君言鹽錢名乾食者但歲抄浮户計丁配

之皆里正鄰伍專增損丁數又變輸絹若紬費數倍恐

京東盡然請悉輸以錢以當預買直官入優民費省其

五陜西榷鹽較通商時民不為便君言始改法盡收容

鹽官貿之已盡則必配民輦致或衙前督運多破産又

戸無高下給食歴貧食圭撮官不圭撮貿為病請通商如舊其六陜西令戸運糧至延州保安軍又不許飛腳齎貨就糴其地君言陜虢以西米斗錢五百至六百此但輸直以五六斂價臣聞沿邉入粟甚耗中都錢今解鹽以席計猶四百萬請入粟皆償鹽且稍潤之則逺民紓中都實事多施行君踈財尚義識吴公奎於常僚未有名時吴公從制舉為空室給其資卒大顯韓魏公文潞公亦與游皆器之武功蘓子美以詩豪少所許可與

唱和盈笥娶李氏封永寧縣君子滋終漢州錄事叅軍二女長適内殿崇班秦某次適宣德郎王定五孫崇厚崇烈崇德崇仁崇卞皆進士崇烈嘗舉禮部後以貢士垂釋褐卒崇仁崇卞皆夭錄事君以滏陽葬有河患改卜下邳之新安未及事而歿故崇厚崇德刻意能幹其蠱以大觀三年十月甲子舉君及永寧縣君之匶合葬於新安并舉錄事君以祔成其先之志也銘曰

惟天祚宋削平僭亂如舜禹升逮於仁宗休養生息文

景致平其同亶時天為生賢碩大光明庶尹百工亦罔不正可庸可承猗歟御史崛起平棘有直亮聲士欲愛君愛民為本本固邦寧尚率爾祖毋壞爾成則後其興

永寧縣君李氏墓誌銘

故殿中侍御史趙君諱祐之夫人李氏鄴大姓如蜀程鄭氏夫人幼孤鞠於其叔父母年十八適御史君生一子漢州錄事參軍滋也幼莊靚寡笑言御史亦少孤事母恪夫人不愛匳槖奉姑甘旨日夜勉御史以學御史

立朝清白有内助焉累封永寧縣君姑老癱發胸間殆
夫人吮癰出血信宿愈御史年四十有五而歿姑繼歿夫
人哀痛垂死其二叔求異籍詐其資二百萬錄事君幼
不能平夫人止之曰無以累爾父鄉里賢之以熙寧某
年月日卒二女五孫見御史誌孫崇厚崇德自滏陽舉
御史之匶改窆于下邳之新安以夫人合葬銘曰
生富侈躬淑靜嬪髦士勉以正姑曰孝與為命或分財
棄不競洵女子能力行寧爾後徵厥慶

進士杜君墓誌銘

寛伯姓杜氏諱欽禹濮州鄄城人也杜氏固多賢而寛伯之髙祖某官諱某曽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皆以文學政事顯於時杜氏始大而今為宣德郎詳定官制所撿討官曰純鄉人尤以為賢而師之者實生寛伯寛伯為人頎然而長質直且愿人以為稱其家兒也補之十餘歲時先君為補之言宣德君君子也若人乃可事之及補之長為補之求配以為莫良杜氏而補之所與

奉先君祭祀者實於寛伯為第二姊寛伯與補之游七年飲食起居不見其有過也讀書能知其意為言語皆質直事親竭力不薄與其所厚與兄弟族人處竊竊然愛不能捨也元豐四年五月八日不幸感疾以夭年十九娶閻氏無子卜以十月某日葬於開封府祥符縣某村之原初寛伯疾亟補之入視挽補之衣泣曰恨不與吾姊别補之悲之寛伯孝弟人也銘曰

生而不壽無男子生莫毒斯而寛伯罹之求其所以至

此極者不知其為誰嗚呼已而

進士閭君墓誌銘

進士閭君益字天錫世鄆州人有諱寶者仕梁為保義軍節度使後降晉晉以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胡柳之戰晉敗莊宗欲退保臨濮寶獨以謂梁兵窘蹙其情已見持不可卒逐梁軍寶歿封太原王逮周割鄆州之南邑為濟州治鉅野故鉅野之閭皆寶後中散大夫光禄少卿諱貽慶君曽祖也楚州録事叅軍諱化基祖也宣

德郎致仕諱仲宣考也君生而茂良兒曹有志於學嘗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為孝隨父官縉雲病其僻絶無與言乃自獻書其親願受業太學不以遠膝下故自暴以貽親憂乃孟子所說五不孝終身保不犯也其詞踰千言至論死生窮達有命不敢借勢而欲速嗚呼是誠有志也然觀其詞汲汲若與日月競迭微猶䢖然如不及者感慨異甚葢居太學纔一年輿疾而歸卒於家其親念其平生言而痛之其族人見其勤苦而望其有

成者惜之而鄉人之知其誠孝宜顯者以不盈而得害咸歎其不可知也有詩六十二篇率多志士幽隱良玉毀棄騏驥不䆒治容巧舌但恱兒女反掌凋謝之意寂寥可傷也娶趙氏大理評事某之女亦卒評事無子而女得其父産以歸君甚厚宣德君謝事良寠因得以養有餘則以分族人不私也子一人閭業進士亦愛孝操心慮患欲不墮其先人之志甚恪女一人嫁王應臣亦進士閭卜某年月日將葬君於磁州某縣某鄉之原以

君嘗與某游其求銘踰書五返而益堅某既知君不得辭銘曰

梗枏豫章可成棟梁拱把而毀傷蔡莠蓬蒿實害嘉苗雨露以翹翹曰山虞老農之罪而山虞老農不顧其如是豈非命耶

夫人閻氏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充刑部詳覆官晁君諱端本之夫人閻氏濟州鉅野人也考單州司户參軍贈宣德郎諱德基蚤

卒妣孝感縣太君張氏寡而材教其女甚修士爭與婚故夫人年十九歸晁氏而大理君復蚤世夫人恭儉守義族姻更賙之嘗從其兄今奉議郎致仕仲約官江州因受道家籙逮補之爲尚書郎及守河中也皆迎夫人以居而補之之以太平觀食而居緡也夫人不果來崇寧二年六月甲戌歿享年六十有五生七子皆不育一女嫁故集賢院學士杜公諱純之子承奉郎開又以産夭夫人由是得疾悲啼不捨榻竟以歿且瞑猶綢紀其

後事不亂前此杜氏以其外孫君渥從始孩矣隨其柩而號行路傷之而大理君於補之為叔父補之痛君之無禄也既以歲甲子冬十月乙酉葬君魚山矣故夫人之亾十八日七月辛卯克祔於魚山之塋且嘗誓於大理君曰惟歲時薦享則先人之不肖子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墜於地則叔父飲食如生今夫人之葬也言猶在我先祖先人尚聞之銘曰

生無以養既養矣死無以葬既葬矣抑富貴而多子相

去乎此其能幾吁嗟夫人可寧止

右通直郎楊君墓誌銘

元祐八年二月戊辰右通直郎新通判河中府事楊君卒於家其孫若狀君行以抵其外兄晁補之而哭曰若不夭我君志義宜承吾祖後光大我家以垂裕我不肖孫而位與年止此若念此痛於心我君嘗言吾所與游衆而吾甥知吾志然則非外兄誰銘尚慰我不肖孤補之哭曰自我為兒時從壽光夫人於外氏舅愛我厚導

我於學甚愚竊不自少謂舅才業可任重而迄不偶其敢嫌於戚以没舅美謹按楊氏系出弘農華陰漢興有喜為郎騎追項羽初封赤泉侯喜後有寳王莽時不應聘葢救黄雀山中而夜有童子致白環四云後當出三公如此者寳生震震有令德亦致三鱣之異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皆忠孝竟四世為三公如童子言雖其後分裂猶世多大人顯士非他姓比而君諱某字節之世家單州成武自曾祖諱超以上遭五代之亂遁逃不仕

祖諱善基始徙濟州任城以學術行義教授其鄉生二
子為郎累贈尚書刑部侍郎而尚書比部郎中贈右朝
議大夫諱早君考也幼彊學事親孝慷慨有大志聲聞
山東既冠以經明起家歷畿令州守數決大事疑獄不
侮鰥寡不畏彊禦有古循吏風顧喜言兵挽弓至一石
平居論議慕班超之為人近臣亦屢以此言不果試前
夫人鄭氏先歿繼夫人向氏封福昌縣太君而君向出
也故以其外祖父龍圖閣直學士傅式恩任郊社齋郎

生警悟異甚年十六舉進士以髙等薦即知名尤為吴
申江淵諸生進名士所稱文采贍逸造端立語則破的
驚人初調密州諸城主簿再舉進士又首薦不第遂盡
屛其少所學益治經考古去華而居實矣諸城劇邑令
以病不勝事去君承令乏吏少君君為晦圭角謂聏不
遽吏稍縱因徼得其宿姦狀盡置諸理一邑大駭時清
獻趙公抃方安撫青州亟言君才於朝又以吏事稱再
調開封府襄邑縣尉初教保甲君行法不擾而辦歲終

以其伍見庭下旍旗弓矢甚整坐作甚習神宗喜又甞有獲盜功應併賞即擢大理評事喻執政與畿内大邑以觀其能而用它事忤當塗得知真州六合縣又左遷監荆南府酒轉運使趙鼎提點刑獄事周尹爭薦辟各欲為己辦事者移監鄂州都作院改承事郎守朱壽昌數移疾輒以郡政屬君而幕府孰君名亦不以為嫌也丁福昌憂免喪知廬州慎縣江南俗喜訟而慎多豪右率以財陵其里人而屈之少忤則使其儻毆藉或擿其

陰事于官無不至君發其尤無良者一人以徇訖其去無復以此至庭者有吏犯賕覺而當法輕君繩之急吏反賄民往誣君以事於户部君為不知者而民詞窮自歸君諭以誠釋之巡檢王彰嬖其親卒而御其下慘衆洶洶欲為亂彰懼求解其官去君曰我在君無恐即召彰所嬖懲之而喻安其衆衆不敢動彰用以全父老以謂自皇祐逮元豐四十年繞兩令前李處厚後君也再知鄆州陽穀縣政如慎而滋有聲民以小忿夜與奴殺

田容獄未竟會君暫出其人賂吏求去奴絶口因以奴病聞君已知之衛奴甚謹計不得逞卒伏辜有殺其鄰之子者尉視之類刀傷而得斧尸旁不可詰君獨陰使人探其篢得刀而藏之因語因悉上汝家刀因數其狀悉而諱篢中者君出刀示之曰此誰物也而不數即叩頭請死轉運使范鍔每行部至境輒反其旆曰此故慎縣才令必刃有餘地也京東多盜而陽穀接河朔君勸民以衣食之本盜為衰囹圄屢空吏無所措其手民相

與謡曰吾邑有難遇事十令令自為令一也葢歷數其能皆聞見所無者吏雖初不便君既束君法人人幸無過久反自慶以謂令保我至此擢通判河中府未行一日會其昆弟族人飲甚歡將休忽坐帷後瞑不語家人就呼之逝矣享年五十一歷官宣義郎宣德郎右通直郎勲武騎尉服五品娶錢氏丞相文僖公惟演之孫而殿中丞曄之女封樂壽縣君有淑德善於舅姑宜其家二子若鄉貢進士彊記而文能幹其蠱者也草少卒一

女未娉將以某年月日葬於任城縣千秋鄉千秋里從
朝議公之兆也君忠信和裕孝於親生事死葬無愧者
敬伯兄猶父而鞠其嫂妹恳為人風儀修整書畫妍楷
談議脩然晉王夷甫衛叔寶之流也至其居官有守遇
事剛果所至人受其恵則又人不可及者好書多所觀
覽而尤善易於文喜韓愈嘗道黄州以所為詩賦贄眉
山蘇公公歎息為文美之上即位之初上書言時事大
槩欲久監司守令之任考百司課均坊市易捐牧地租

略已施行初補之先君以文詞德義寛厚愛人有美名
州閭人慕學之舅以童稚從先君先君固言舅少成矧
補之壯長聞見如是懼不肖述事不能白矧曰敢以其
昵私舅詩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桃李人且猶蹊其下
如舅玉也不緣藉以奠諸廟而毀於櫝中是可以為求
者惜銘曰
天固不愛物不然何以鍾其美而與之不為用以屈物
固不自愛不然何以輕吾寶而喪之易所徇於外爰有

至理是不自期繄厥所遭孰知妍媸彼玉而美而未始以為美珷玞佩爾而玉亦不自謂其如桃李嗚呼舅氏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鼎字正之張氏得姓遠周宣王時有張仲春秋時有張老兩人最顯其後杜陵人張湯以法律取漢三公傳子安世至純凡七世侯蓋班固嘗言馮商稱湯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又怪漢興以來侯者百數而未有如富平久者意湯雖酷烈以其推賢故有後而

余嘗竊以謂留侯豈特其才智漢無雙而輔漢救民於亾秦虎狼塗炭之中生息二百餘年事成迺翛然推而不居本其處心使世果有辟穀不死之説非妄者如良乃當得之而良死僅傳子不疑即絶此不可知者及得商所稱然後迺知湯之忮刻雖其達賢恐不足相補而富平之所以久殆良祖以來君子長者之風故迄今雖分裂微晦然張姓遍天下亦盛矣而君之先葢鄆州須城人自五代之亂累世隱居以孝稱逮君曽祖始徙濟

州鉅野而諱宗孺者君考也富而好施以壅培其子讀書為士君用勉勵有立初泰山孫復家居傳經聲聞山東其一時貴人賢士爭師之後仁宗名復居太學而君往執弟子禮因盡得與其門人高第游受復春秋尊王說然猶以取科名慰親意為事而於時翰林鄭公獬滕公甫場屋聲籍甚亦與君厚適以詩賦舉進士不中第治其業益勤會其父病就養者累年因歎曰士遇合有命若可以力挽取非命也遂不復措意尋遭父喪茹蔬

推擠自是益外名譽畧威儀鄉人之賢不肖善惡皆與之齒窮閻寒家慶弔必在雖塗潦不棄曰無以見里之老人家故饒於財而奉養薄不以饒故欲可侈而易其所聞於儒者也至賙人之急則竭其力恐不逮故食客常滿堂嘗買田三百晦以待宗黨之貧無歸者使葬且養焉歲凶出粟數百斛食流殍所活以千計為人寛厚坦夷喜讀書樂善而好信鄉人有爭者至就平曲直勸譬而去無不滿意此其身既不偶而退行之家一二之

大槩也母房氏有淑行老疾危甚君夜禱於庭即夢得期三年后如期㠯人以謂孝誠所感云娶許氏繼孫氏皆善其内事子一人仲原嘗以進士舉禮部講肄有聞工為詩溫恭樂義致客之多如其先人五女嫁房經薄演髙脩房之才程猷夫皆同郡良士而經以明經猷夫以進士俱嘗預計偕諸孫男女八人男紳詢績絪紹女長適進士翟光弼餘二幼以元祐六年六月甲辰卒年六十有八初君考以上皆葬鉅野之比干村而地多水

君疾且革語仲原曰欲爲先人改卜今不能以爲恨汝無忘吾志則是吾不歿也仲原泣曰諾既而卜任城縣之諫議鄉呂村吉迺遷其先柩及君與兩夫人之喪祔焉實元符二年九月某日也仲原與余兒曹俱學相好求銘昔馬少游常哀其兄援慷慨有大志以謂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使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且自苦爾而援後遭光武立功萬里之外光於竹帛亦可以無憾而當其卧浪泊時至念少游

平生語若不可得方余年少意援老僊志易不然何愧於少游者後余官學四方無所成就既未有援毫髮可以厭足加齒未若援老也而已非元龍上床之意從許君問舍之事不自知與前日之慮易然後益知少游達識果足以愧援而君亦優游者艾無慕於世當易一爻不出戶庭无咎者以是銘君其誰曰不然銘曰

士生委質功業林匪學問意皆侈心使成烜赫固莫任況事與志常嶇嶔尾閭其損得蹄涔一羽之徇捐千金

少猶頽脫中悔侵念平生語安可尋但自惡影忘息陰

有良里士裂冠襟不與一世驅駸駸高明之室有物臨

取裁足爾吾良箴餅轠于甍惟久淫澹泊可守寧適今

畏名勿取神所歆後枝葉茂由根深

單父主簿單君墓誌銘

君諱拯字濟甫淮陽下邳人家故饒於財而祖翼考琇

以樂誼好施聞琇生四子皆為士而君結髮游學嶄然

兄弟間彊有力知耻為文辭敏麗太學諸生交譽之嘗

四舉禮部不中同時流輩或蚤得科名通顯獨潦倒庠校而志不屈年五十始中進士第調登州文登萊州膠水二主簿困窮久閲義理多知道以愛人為本教民次之故所居官輒欲行其志甞攝令文登民有怒其子莽屏諸戶外者旦視碎首而死其家疑鄰父執之鄰父不能自明且具獄矣君疑不情夜就訊方泣稱冤遽破械出之捕得其殺者一邑歡駭然君未始以為功也沈於銓選者二十年晩復調單州單父縣主簿未至以疾卒

大觀二年某月甲子也享年七十娶同里莊氏男許學
問有立女二人適進士聶綸郭闢之以卒之年四月甲
子葬於下邳縣某鄉之原君為人豈弟尚氣遇事便發
不藏宿怨怒故迕物而物不忌或戒以易言近悔自以
義當出此不化也其家數世不異籍無親疎若一淮陽
守龍圖閣學士趙公禹欲上諸朝旌表之君辭曰此在
民為難於士為常不敢以是徼名既仕不遇欲投紱去
即所居為東齋呻吟論說其間悠然自得國子祭酒顏

公復為文以記之初某未冠游下邳君亦未壯平居學問相好也得罪家居一日君過門歡然道故意加篤夜踰半忽索馬去挽留之不可無幾何而聞其卒悲夫君尤與里人隴干令聶循矩善聶良士自言嘗從君學乃狀其行來聶謂君單姓官單州單父為以歿與柳子厚死柳州事符雖戲論亦異矣銘曰

士生欲其志之成也家人欲其仕之榮也交游欲其義之行也志雖卷然亦成仕雖屈然亦榮義雖不試然亦

行所得在此所失在彼在此而得展余喜在彼而失匪

余耻嗚呼賢矣

雞肋集卷六十八

雞肋集卷六十九

宋　晁補之　撰

釋氏贊疏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贊

阿那婆婁吉底輸我觀世音本名號菩薩昔自禮佛足憶念無數恒沙時有佛出號觀世音教我從聞思修入無有一機非耳悟是故名為觀世音菩薩彝彼佛威神

與彼佛慧正齊等從聞入流初亾所所入既寂相不生聞所聞盡覺亦無忽然超越世出世獲大圓明二殊勝三十二應度衆生我一名號與衆多恒沙諸佛等無異一首三首至百首八萬四千爍迦羅二臂四臂目亦然惟無心能通一切說一一呪一字義其音遍滿十方空悉知罪性無從來是故名為施無畏諸大菩薩阿羅漢亦各自説初悟門文殊師利普宣揚讃觀世音為第一旋機反聞聞自性是佛一路涅槃門方便堪以教阿難

是故我今頭面禮弟子補之歷千劫循聲流轉得飄零
人天鬼獄無不攖乃今日逢甚深法種微善根如芥許
因緣會遇聞此言然我不斷三業根云何得取無學澄
涕淚悲泣作是語大悲灌頂開我頑我亦常得二殊祥
一耳所聞一夢覩我今日復為衆說稽首菩薩在世間
有海傍士族姓賀三世妙績莊嚴相一貧女髽提魚笱
晨朝過户言善哉汝善畫此觀世音見觀世音能識不
若士不悦因誶語汝安能識觀世音髽女忽化白衣僊

彼魚笱成百化筥睊然稱歎欲作禮菩薩與女恍皆亾此但衣食為善緣而已獲是感應力於今十方普供養稽首賀氏觀世音又復我昔居河壖有大比丘號覺海我從覺海求見性教我自問還自𪫧我緣宿障未能證於覺海言不悟入繫心成勞勞發瞖悲魔入腑悲作狂夢觀世音奇特容而左手端起猛焰於猛焰中有佛首滿月嚴淨而憂嚬我時覺巳自思惟將菩薩慈加護我無明毒火燒佛性無嚬佛性佛無嚬爾時便得心清涼

悲狂頓消諸惱息未成念佛三昧果而已獲是境界祥
於今我在行住間稽首菩薩不思議我今為衆說是事
聽者同我增善根亦復随順文殊言讃聞思修為第一
令汝離苦得觧脱是經所説非我言未信與信皆信持
無子能背父母者弟子補之夙供養與具信士弟子諶
從佛方便作此緣或以文字或財施妙甘崇林它山質
以佛力故成旃檀刻此無相慈威容觸光遇影成休復
願補之諶先父母龔此願力勝因緣在天修羅人非人

乃至一切受生處常聞菩薩救苦誓如海潮音震三千
此音歷耳報無遑於眠睡中而大覺願補之諶先父母
棄此願力勝因縁過去未來及現前所作諸因對復苦
譬蠶作繭龜藏六不知懺悔無脱時聞無畏施自了知
如劫波巾六結解願補之諶先父母亦復隨順文殊言從
觀世音耳門修決定入此三摩地願我此一報身盡亦
得棄是勝因緣生菩薩處為衆生復得見我先父母以
身力命報父母如虛空盡無有時斷身口意不善根如

維摩詰真懺悔汰除砂質求佳饌心清淨故佛現前如餅撲落水散時十方一切俱消殞普願幽顯諸大衆信與未信同一音窮娑婆界稱南無如菩薩音震天地

豬齒囟化佛贊并序

豬齒囟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衞州獲喜縣民職氏殺豬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狺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壯齒囟中得肉如拇色酣酣由醉玉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𤜹

子隐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覩其事記于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菩薩至不愛頭目髓腦度人畜鬼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佛菩薩動以威神為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闡提隳彌戾車於沸鑊湯蓮化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心喜身躍復

作是言從不可說刼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草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刼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得一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豬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人萬夫於千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豬與劉氏所銜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

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顯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布奇與此文字辯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為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初夜援筆為賛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鉤吻鋸牙慘劇羅剎如是一類是殭非殭業力所驅啖彼養已是遺食者死已能生反誅

其償如汝啖我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超無對復苦人非牛馬齊貝瓴犀食穀果蔬形善應爾云何不若牛馬異生無凶吻牙而作鋒刃鷹虎受報形凶則然人形佛形而慘鷹虎故死受報甚於馬牛我誦此言普勸横目血入牙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如我視豬如人人不自知是豬何等或其前世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眷屬刺心取血血大謦流揚湯燖毛毛須彌聚死者

不捨萬豬常隨汝莫鼓刀謂豬賤畜是熱血裏有丈六身南無佛陀南無僧伽我不敢殺諸佛現前一切衆生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小大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何見佛而欲鼓刀汝欲殺豬應作是念罽賓國主殺尊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白乳涌出六種震驚亦如此豬腦破佛出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豬不死彼佛儼然世分別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以供人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

大豬生不啖穢食薄荷草度羣業豬菩薩威神示入異類汝自肉眼何由識豬藏汝之刀莫加豬首驚齒凸内跏趺坐人稽首世尊在我齒凸我不敢慢無豬無人惟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薦三世父母師長若冤若親化柔軟心去毒害意捨熱血汁獲甘露漿苦海悉乾同一安穩

陳氏繡觀世舍利賛

信為道元功德母大方廣佛華嚴義由堅固信生萬法

維舍利子名堅固心無心中植此信如地含種雨即生
地猶有形種有差薑不為芋芋不薤然以此兩一味故
無種種性一味生况此無生法無差從無盡藏求無自
或求不得不求得得與不得不自知是名不壊金剛幢
佛與衆生具此勝我今稽首先讃佛佛神耀力以無心
默良久頃按指時海印生光地金色是光與色為實幻
謂實非有幻非無以佛神力光色呈是光色從佛心出
我今神力與佛等如鼓不擊終不鳴衆生身具一觀音

各現其身而說法觀音常不離汝眼而汝眼不見觀音
旃檀繡畫與紫金無是觀音無非者誰能信此不二義
當執絨縷如虛空是堅固作海無邊舍利生如海泡涌
非觀音力非爾力如旱氣透雨自滂或說菩薩妙吉祥
欲信衆生未信者惟衆生以未信故舍利從此不復生
闡提魁膾洒血林是堅固子血中滿投刀捨業拭面目
如熱病汗濈濈生或說闡提身所無是波旬說非佛說
我觀陳氏此殊勝非出家女和合僧一念圓成三業空

十方菩薩為已伴雲中金毛希有事佛説作解受羣邪

常樂我淨亦佛言決定義中無決定我今頂禮菩薩足

善護念此陳氏慈為衆生作佛因縁一浮囊濟大海水

畫入定僧贊

閉眼見明名為見外閉眼見暗名為見内此二俱離無

諍三昧彼上人者難於酬州對

佛鑑大師語録序

佛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而以一音演説之故法法皆心

說說皆法半字滿字有離有解有假名字而無一物四句百句千萬億句迺至不可說那由他句其字有盡而義無窮始自四十二章西來而佛書遍中國能言之類無以復加如經所說山河大地皆是菩提瞪發勞相譬菩提心為一大鏡而山河大地一切衆生草木根牙之類皆清淨本然中所現物故隨取隨用而其取其用皆不外吾鏡中則其能以無心通達而一音演說字有盡而義無窮能言之類無以加豈不以此哉然佛以無言

言故如刀畫水如空中鳥迹過不可尋而昧者欲求畫於水求迹於空故觀一藏教如大海普雨而欲以淺智悉數其滴至不可得則生迷悶於千萬億句計常計斷見中見邉如步屈蟲脚移後躡前終不得捨而曽不知反滴為海則千萬億句畫亾而迹失有大智人菩提達摩具佛知見憫此震旦為教所縛而來解之最喜一語廓然無聖有求心了不可得者即以付之故面壁不立文字而一藏教咸露無餘佛音人音鳥音獸音一切風

水百物之音是音皆說是說皆義乃知墻牖棟柱無說亦
說隨其根性使各悟入如是解脫無量之衆譬五百比
丘各有悟門言人人殊而佛告舍利弗以彼皆正說無
揀擇也粤有佛國禪師白公天衣懷公之裔孫法雲秀
公之嫡子提祖師印為一切雄而佛鑑大師惟仲又佛
國之嫡子始從佛國悟庭柏義即師子吼盡眼色界隨
類拈出物物皆金而佛國故不作如是言佛鑑亦不作
如是解也或舉庭柏義問者則曰莫謗我師然青青滿

前用亦不盡旣往金山龍游道場皇帝數遣使降香學者雲集震於江南會補之至金山師傾葢欣然語以家弟無極宰說之宗旨夙契嘗赴初請桃園鼓山亦以補之於道有少分因出門人所集語録求為序引補之聞之昔佛一時取恒河岸一葉告諸比丘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大地草木為衆生說者如手中葉佛以為葉葉皆舉累刼不盡故舉一葉使自趣入而縛於教者始葉葉而求之非祖師具佛知見則安能不立一指而盡佛

之蘊無有餘哉知此則如來祖師無異禪也故因佛鑑語錄而伸之

跋戒公疏後

元祐七年翰林東坡先生守揚七月石塔禪師將還山其徒詣府請留公書其狀後與之曰傳語長老三十日奉謁議去住即以其日從僚屬過師出疏袖間師去而復留初師欲去甚確衆以為非東坡故不留也師留而公去室中塵凝師坐晏然如公未去時也補之不學道

不足以知師得道之淺深而徒識其貌淵然而靖不可澄撓忘其初不為東坡而去亦忘其終為東坡而留也姑留而已矣後九十八日晁補之記

荅楷老别紙

弟子補之累業鈍根歷刼飄零可憐憫者竊不自意以何因緣年二十許時即知歸依正法更不生疑而業力牽纏投身世網飲酒食肉作衆不善晚雖懺悔未有脫期曾禮圓通覺海二士嘗蒙接引自不承當今年五十七

髮白氣衰歸仗無所仰聞和尚德名心生歡喜恐是宿緣曽獲親近故昨覩了了庵頌不覺便伸偈讃熱鐵入水作種種聲亦不自由非敢發露見解求大善知識剖判也伏蒙寄賜答偈氾然自失如大空中無安脚處既而内省若朽木不可雕和尚豈肯開甘露門也惟願慈悲更加誘誨令浮海盲龜遇木得歇幸甚幸甚補之稽首

無名庵銘 為居士劉範作

無空名空在大覺中如海一漚無生滅同大千居空漚體億一是中無庵名庵非實無庵何銘況庵中主曰我不知芭蕉自喻有來畸人亦不自知敲門試喚睡裏揚眉

脱黏庵銘為陳元老作

鵶鳴不鳴問庵中人是聞不聞聞不聞生不聞聞滅黏不可脱無黏何脱脱離生滅本十方消隕

夢齋銘為曇秀師作

夢中頭落以手捉覺知夢已默自笑我今無生妄為有

如鬼詬口是非我是鹿非鹿何時了請循其本二俱滅

我今何為復夢語門闑墮地忽驚覺

東臯子宴坐内誦文

平居宴坐閉目收慮恒作是語汝身今者非男非女非孫非祖無古無今無來無去清淨本然妄生國土被塵染識根乃結聚久不可洗如衣受漬妄有形骸妄有名字是張是李是男是女汝既非此此亦非汝譬如蠔相被石黏住認石為我千刼受苦是義不然吾有一喻譬

吾如空被丁釘去住是空非物釘無着處便得脫然離我我所正恁麽時揩眼看取一念相應是湼槃路

雞肋集卷六十九

雞肋集卷七十

宋 晁補之 撰

釋氏贊疏

勸緣造大藏經疏

伏以諸佛出世本縁説法利生衆生鈍根不能見性成佛所以託胎卵溼化為正命認地水火風為自身將盲引盲從苦入苦大可厭患況無出期故如來譬之以雷

震法音示之以天然覺路設有七寶布施滿恒河沙不如四句受持等虛空量而此小邑其中萬家雖建梵宮猶虛龍藏醍醐上味至死不嘗摩尼寶珠曠劫常棄豈不共生慙愧同作因緣今聞上國伽藍適有古教緗帙題緘萬卷價直千緡欲置六師殿堂不妨八部衛守普願聞見咸發慈悲大事圓成諸方慶讚若僧若俗得誦得持十地一窠性陸蓮而不染三塗八難罪湯雪以無餘或素或緇曰男曰女不以多寡便為重輕惟能運喜

捨心則必獲法施福恭惟大覺證之謹疏

請則和尚說圓覺經疏

伏以脩多羅教者如來本起因地正受住持大涅槃門妙莊嚴路十二部經諸決定義十二菩薩所脩行因流出無量一切吉祥真如超過恒沙十方文字譬喻若廣說說說者千劫不盡若無說說說者一句不煩然而末世勤勞益遠正法衆生眼目必有導師和尚德性純明道鋒孤迅具三次第為一總持固嘗振錫游方為證此事拈

香說悟已契古人於我此邦夙植善本願輿慈憫普爲宣揚夫性覺圓通初無此觀彼觀因地漸次故有齊修單修欲令見聞不生差别幸對人天之衆尚無金玉其音

請則和尚說金剛經疏

六百卷義總般若以題籤四大部中以金剛爲教髓如是住如是降伏法固已傳若以色若以音聲佛不可見所以德山受具而精究曹谿採薪而聳聞葢達心則四

句無餘故上根以一門超出和尚離我我所得玄玄機故知筏諭本空然欲濟者盈於涯涘夢覯不實而卧鼾者喧於床帷況此小邦魔彊法弱賴覩若士雲開日明庶幾興行從此紹續昔達摩見梁武帝則不立文字而天女告舍利弗以無離語言師今對經所說何法我不取相亦無是經願諸見聞同一解脱如病得汗如鳥出籠

龍泉寺修五百阿羅漢洞募緣疏

伏以瞬青蓮目付法藏以默傳結白疊巾指心源而直授爰有迦葉首悟慶喜先聞夙習大乘已超無學假修小果欲接下根故十二大菩薩之所總持與五百阿羅漢之所證入波不離水水即是波此皆為一因緣酥乳流出雖復說三次第羊鹿亦無知性空則法空如我說為佛說諸祕文之畧出衆聖號之具存肅恭僧儀烜赫靈跡或經行四世界或宴坐一嵌巖受請天宮應供海殿擲錫飛去投杯渡來龍虎伏馴仙鬼陪隷少别萬里

蹔休千年亦有混跡和光入廛化俗游戲自在變化無常近者淮泗塔中袖藏遠施天台橋上茗結餘花不違本心亦常住世覿面不識有緣則逢永吉是用運廣大心慕清信侶建長簷及滚廡閎異相與竒容平地起山凡境成聖大千無有盡我願不可窮亦使見聞同生歡喜讚佛一偈施佛一錢在經有云獲福無量

齊州齋僧祈晴疏

伏以佛等慈誓雖蚊蟻以不傷民業報身於衣食而常

歎幸嘉苗之極望乃霖雨以涉旬非民獨招繫吏不德是用潔誠念咎歸命求哀不違本心來受此供敕天龍之休燕賜田畮之收成仰冀威神必垂拯護

賜杜氏小五娘披剃疏詞并序

濮陽女子杜氏小五娘法名故朝散郎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故真寧縣君閻氏今安平縣君晁氏之孫今宣義郎知潁昌府陽翟縣丞故晁氏八姐今晁氏二十一姐之女年十八歲其家議以從人矣念其前母以

産歿已當為婦而悲怨自截髮如頭陁儀頮粉澤屏葷
見請於親𦍒他日為比丘尼以報生身之恩學出世之
法其尊屬盡然傷而聽之其壻氏悵然恨而捨之自歲
丙子至歲戊子十有二年其志益堅行益熟而朝請郎
監西京中嶽廟晁補之之妻永嘉縣君杜氏修撰公之
女而宣義君之姊也憐其姪之意以錢一百三十千輸
諸官得祠部度牒施之命以善月日享佛飯僧落髮受
具又以告補之曰子為作文讚其事成此女子願且普

慶懺使杜晁兩宗往者居者向佛菩薩獲大饒益其詞

曰

伏聞山河大地尚因瞪發而生血肉幻身豈是金剛之法為泡為沫為無量腥臊聚為苦為惱為百一疾病纏為火宅已燒為丘井將墜晝作猖狂而不暇夜夢怵惕而自驚無常大鬼之所驅有情更生而何往所疑厭患出離而反欣喜控摶乃清淨童女杜氏小五娘法名賢公之孫信士之子初聽結褵之議便盟落髪之誠至於視

姑姊妹之行譬若觀雀蚊虫之過葢戒定宿修於前世故因緣適會於此生親杜姓中咸從本起之願姑晁氏配為營披剃之資解紛著盤諸天八部而皆歎登壇受具大覺六師而現前當有無舌瘖啞人教汝讀經生盲擿埴人指汝見性滋長聖種斷除愛根用以加持晁杜兩族俱棄勝因田向幽明二途永脫苦趣及此會中盡未來際助緣隨喜男子女人證明此比丘尼令得不退轉同悟無生忍曩謨佛陀耶

鶖湖長老開堂疏

蓋聞大空非界認華自是迷人陽燄無波守魚真成癡鶴徒以無始妄業有為幻因説寂説常别名别相室羅筏河見佛影正似夢中毗舍俱家入聖胞未知來處有病必求藥到岸不須船佛性在阿那邊兩頭雙動般若以何為體大笑一場談此者多達此者寡又恁麽去也當如何接之曾經黄蘗三頓來直得困徹便是曹溪一滴水更不疑他固知戴頭覔頭就屋添屋也要春來冰

解日出煙消况鷲湖山水之名藍馬祖子孫之遺範雖
復骨藏十世末妨名播九州法席比虛緇徒猶盛必得
如龍如虎乃堪度馬度驢伏惟某和尚悟祖祖心提方
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横流出千
偈彼緣已熟此正是時卷舒皆欲為人去住亦豈由我
今者不動一莖草不遠千里塗直須救取猫兒也莫輸
却山子慈悲肯顧歡喜普同

請崇寧長老疏

葢聞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淨明心不緣他悟旣衆生本來成佛則祖師何以為人皆由流轉塵勞多生認賊所以顛倒迷悶終日怖頭有大智人縁在震旦面壁無語不妨滿谷清風隻履西歸依舊一天明月雖它方之已熟眷此土之未敷今皇帝陛下紹述聖猷嗣隆法寶合百工歸美之意建萬壽崇寧之名妙喜擎來化城跳出是用騰封章而有請屈道德之肯臨恭惟和尚受祖祖心提方方印等慈不擇貧富任運無有東西視不見

聽不聞在三藏鼻孔上立遇者死當者壞從德嶠捧頭出來願垂悲憐副此翹竚不用變生作熟自然識路知家以不盡燈度無量衆葛藤具斷阿誰曾縛汝來皮髓兼忘那箇是不精底上資睿筭永洽純熈旁沐民生普離菑咎不勝懇倒之至

請普照長老疏

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靜明心不緣他悟既衆生本自成佛則祖師何以為人但救沈流聊加鞭策面壁無語

不妨滿谷清風隻履西歸依舊一天明月自兹而降得度者多況普光淮上之静居大聖唐來之顯化久虚法席盖俟名流齊公長老上人授祖祖心提方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横流出千偈今者諸方咸説四衆同音不遠千里途不動一莖草刹那即至燕坐宛然光弼得子儀之軍何煩申令韓信奪成安之壁也要作家阿誰曽縛汝來那箇是不精底空劫前三世無佛時一言如是接人方名傳法

題大寶篋經後

真覺大師志添傳其遠祖百花巖主之道受持大般若波羅密多安忍精進靜慮之戒誦千百旋陁羅尼降伏諸魔拯拔衆患有大名稱於四方補之戊辰歲拜大師於京師已蒙教誘丁丑歲遭太夫人楊氏喪于丹陽哭詣金山修水陸供大師忽於衆中念舊拊孤惻然慈憫後數日入船臨柩宣祕密音如出金石宴然收足忽起唱言汝母無苦我佛如來有大寶篋陁羅尼能為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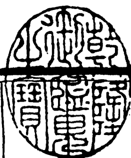
衆生在生死者開大黒暗滅罪增福作金剛幢獲不壊報若頂若佩若安舎宅若冡墓中所在之處則為有佛適授此經補之奉行如大師教戊寅歳遇妹之婿陳琦於金鄉琦不知補之嘗受此經也蹙頞而言我聞人言大寶篋經昔在朽塔諸佛涕泣所共宣賜願以薦先行求積年了不可得補之驚愜出經帽中為琦賛説再拜授琦琦即書寫命工刋印普勸人子亾失父母如我苦者恭敬供養頂佩藏置安像腹中仗真正力為升濟資

四月六日晁補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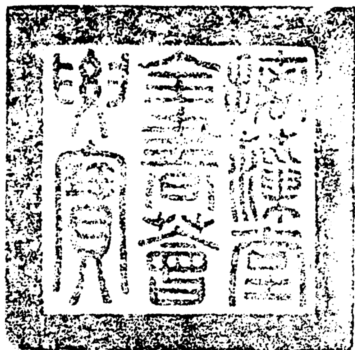
雞肋集卷七十

雞肋集後跋

從兄无咎平日著述甚富元祐末在館閣時嘗自製其序宣和以前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騷辭四十有三古律詩六百三十有三表啓雜文史評六百九十有三自捐館舍逮今二十八年始得編次為七十卷刊於建陽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旦日弟右朝奉郎權福建路轉運判官謙之謹題



後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曹錫齡

謄録監生臣楊師曾